

经济学之美

conomic

范久宇
主 编

经济学之美

范久宇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之美/范久宇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ISBN 978-7-100-10885-0

I. ①经… II. ①范… III. ①经济学—美学 IV. ①F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725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经济学之美

范久宇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885-0

2014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9

定价: 42.00 元

编写人员名单及分工

主 编:范久宇

副主编:张凤松 范锐敏

撰写人员:

范久宇 第一章 第二章

余军华 第三章

胡 娟 第四章 第七章

张凤松 第五章

邹晓涓 第六章

范锐敏 第八章 第九章

吴文劲 尾声

经济学：一门美轮美奂的科学（前言）

现代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年）开始，已经风雨兼程地走过了二百多年的光辉历程。二百多年来，事实已充分证明，经济学不再是一门“阴郁的科学”，它正兴致勃勃地重新打造自身而成为一门显学。两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的大旗一直高高飘扬。它犹如一支雄心勃勃的远征军，勇敢地攻占政治学、法律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几乎整个社会科学领地，扩疆拓土，终致成为一门“帝国主义科学”。谁也不可否认，战无不胜的经济学，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丰裕的财富和幸福的生活。这样一门洒遍甘露于人间、惠及亿万人民的科学，至今还没有一本盛赞其美的著作问世。这么长的时间，众多的经济学家和美学家，怎么可能会忽视占领这么一块大的“阵地”？这让我感到不解。

为此，我们在研究撰写《看不见的手——诺贝尔奖和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2012年再版）时，就萌生了要撰写一本用审美的眼光去探寻经济学，以审美的感觉去感知经济学，从美的视角去赏析经济学的著作。我在《看不见的手》代序中曾写道：“经济学一向被称为‘阴郁的科学’，然而，我通过参加这次论坛（200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

聆听诺奖大师们通俗、幽默、风趣、妙语连珠、充满智慧的演讲，深深感悟到经济学之美。”

我们既已下定了研究撰写此书的决心，开弓没有回头箭，即使困难再大，也要勉力前行，正如“希望的种子一旦种下便会生长，即使在相当坚硬的土壤上也要生长”。（西蒙语）但真正开始着手研究撰写这本书时，我们的确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因为国内外目前尚无一本类似的著作，且论述的文章也非常有限，所以，可资借鉴的参考文献和资料非常稀缺。犹如俗语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我们在前行的路上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毫不气馁，潜心研究，精心撰写，反复修改，历时五年，终于完成了现在摆在您面前的这本书。

关于本书，我们当初怀着这样三个初衷：一是结合美和经济学，从美的视角赏析经济学的内在美，力图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理论空白；二是作为大学经济学参考书，借以激起莘莘学子学习、研究经济学的浓厚兴趣，用所学经济学知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三是努力展现经济学的内在美，使经济学成为激动人心的大众经济学读本，为经济学的普及和运用作贡献。这是我们写作本书的良苦用心，也是我们的梦想。

由于这是一门全新的课题，加之我们的学术能力有限，因而，在本书中所作出的分析和提出的观点，必然还有不少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地方。但本书现在奉献给大家，我们可以说问心无愧。因为在趟出这条前人未曾走过的新路上，我们已经尽力了。在此，我们只是希望，不论是同意我们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还是反对我们的意见，只要本书对读者大众欣赏经济学的美有所帮助和启迪，我们就感到十分欣慰了。

参与本书研究撰写的是一个年轻的博士团队。他们是：范久宇研究员（湖北经济学院），负责第一章、第二章撰写；余军华博士（湖北经济学院），负责第三章撰写；胡娟博士（湖北经济学院），负责第四章、第七章撰写；张凤松博士（华中科技大学），负责第五章撰写；邹晓涓博士（湖北经济

学院)，负责第六章撰写；范锐敏博士（武汉大学），负责第八章、第九章撰写；吴文劲博士（湖北经济学院），负责尾声撰写。全书由范久宇负责总纂。

虽然，我们团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大量的劳动，总的来说也只是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展示经济学的内在美。因为，“在各方面都美的一切事物本身就是美的，其美是归于自身的”。（马可·奥勒留·安东尼语）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美轮美奂的科学。“前方魅人的经济学世界正在等待着你去遨游！这是个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萨缪尔森语）

范久宇

2013年6月于湖北经济学院

诺贝尔经济学奖研究所

目 录

第一章 富国裕民的科学（财富丰裕）	001
第一节 财富的画卷	002
第二节 通往繁荣之路	014
第三节 拯救贫穷	026
第二章 均衡的和弦（均衡和谐）	039
第一节 和谐奏鸣曲	040
第二节 均衡之梦	049
第三节 有你终生美丽	058
第三章 凯恩斯的方向盘（调控理性）	067
第一节 恒温调控器	068
第二节 掌控货币水龙头	077
第三节 增长之谜	088
第四章 复杂性中的秩序之美（竞争有序）	101
第一节 蜜蜂的寓言	102
第二节 绚丽的彩虹	110
第五章 撬动社会经济的魔力杠杆（博弈智慧）	119
第一节 游戏的智慧	120
第二节 囚徒困境	130
第三节 同一个梦想	140
第六章 寻找令人满意的目标（目标最优）	151
第一节 有限理性	152
第二节 歧路花园	162
第三节 最美的选择	170
第七章 分配的对称性（经济公平）	181
第一节 公平的魅力	182
第二节 钟摆的韵律	192
第三节 君子成人之美	202

第八章 法院看得见的手（制度正义）215

第一节 正义的光辉 216

第二节 幻术家的魔棍 226

第三节 断臂维纳斯 236

第九章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物质共享）249

第一节 幸福之花 250

第二节 共享阳光 260

第三节 灯塔的光芒 268

尾声 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279

主要参考文献289

后记293

第一章 富国裕民的科学

（财富丰裕）

繁华都市的夜景，象征着财富与繁荣。



第一节 财富的画卷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隆教授的研究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 2000 年的 250 万年间，人类花了 99.4% 的时间，也就是到 15000 年前，世界人均 GDP 达到了 90 国际元（这是按照 1990 年国际购买力核定的一个财富度量单位）；然后，又花了 0.59% 的时间，到公元 1750 年，达到 180 国际元（翻了一番）；从 1751 年到 2000 年，即在 0.01% 的时间里，达到 6600 国际元，增加了 37 倍。换句话说，人类 97% 的财富，是在过去 250 年——也就是 0.01% 的时间里创造的。”

在这人类财富剧增的 250 年里，也正是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现代经济学诞生并迅猛发展的时期。1776 年，标志着现代经济学诞生的开篇巨著在英国伦敦问世了，作者是伟大的苏格兰思想家亚当·斯密，书名就叫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此后，思想的枪声响遍了世界。工业革命和政治自由的突然出现，开创了长达二百多年的财富和经济增长的新时代。”（〔美〕马克·斯考森语）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成功地构建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概括了古典经济学在它的形成阶段的理论成就，为现代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的内容极为广泛和丰富，思想非常博大和深邃，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而且涉及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法律、政治学，乃至宗教等。其理论体系洋洋大观，包罗万象，综合了他之前和同时代几乎所有的学术思想。可以说，《国富论》是一台思想发动机，它为人类财富的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国富论》的基本主题是国民财富的增长。这从斯密论著的题目和全书的总体规划看，都已清楚地表明。书中所有的深刻分析和精彩例证，都是为了回答一个最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国民财富如何才能增长？事实充分证明，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斯密的理论体系，都产生了重大作用，并大量

释放出生产活力，从而大幅度地增加了财富。

亚当·斯密花费12年心血撰写出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富论》，确信找到了创造“普遍富裕”的正确的“经济学”。他给这一经济学确定的神圣目标就是“富国裕民”。他说：“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亚当·斯密是财富科学之父。这位伟大的苏格兰教授，在《国富论》中有力地论证了“国民财富”的关键，不是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获取金银，而是生产和交换。他指出：“一个国家的财富，不仅在于金银，而是在于它的土地、房屋和各种消费的物品。”如何使生产和交换最大化，并因而鼓励“普遍富裕”，进而改进“劳动生产能力”呢？亚当·斯密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给人们经济自由。他将关于繁荣和财政独立的通用公式付诸文字，称之为“天赋自由体系”。他的“天赋自由”，就是让人们拥有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且不受国家干扰的自由。这就意味着劳动、资本、货币和产品的充分自由流动。并且，斯密还强调，经济自由不仅能导致更加美好的物质生活，而且还是基本的人权保障。

当经济学家们以赞许的眼光，注视着“利己”和明智的个人在浩瀚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自由翱翔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幅完美的引导社会走向繁荣富强的风景画。展开财富的画卷，我们可以看到，在亚当·斯密之前，以托马斯·曼、配第为代表的重商主义认为，贵金属（货币）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金银。除了开采金银矿以外，对外贸易是货币财富的真正来源。因此，要使国家变得富强，就应该尽量多出口少进口。他们看到那些闪闪发光的金子、银子，认为只要“少买多卖”，财富就会不断增多，就会变得更加富有。“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妒忌猜疑的眼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恩格斯语）这就是重商主义财富观

惟妙惟肖的写照。

另一方面，以魁奈、杜尔哥为代表的重农主义，则对财富作了另一种阐释。他们认为，并不是国库中的黄金储备创造了财富，而是农产品减去消费量后的剩余才是财富的真正来源。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只有农业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其他类型的劳动均不能创造财富，而财富主要来源于土地的自然生产力。因此，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并给农业生产以适当保护。

亚当·斯密在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作深入研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财富既不是黄金白银，亦不是君王的智慧，更不是哲学家的思想，而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和便利品。他认为，财富的来源是一年投入生产的劳动，包括农业劳动在内的一切生产性劳动，这都可以创造财富。因此，是劳动者的生产能力，而不是黄金或者农产品构成了一国财富的来源。亚当·斯密的这些创新性思想，被人们称之为劳动价值论。他把劳动创造价值的财富观运用到工农业生产中去，用以说明工资、利润、地租甚至利息的来源，并因此得出生产者人数和分工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两个重要因素。由此看来，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既继承了先辈们的经济学传统，又深受他曾与之交往甚深的法国重农主义者们的影响和启发。

亚当·斯密关于财富研究的长途征程，首先是从分工开始的。他认为，财富不是柏拉图所说的完美智慧的产物，也不是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印度教徒所宣称的神赐，而是源于一种悄然兴起的工业组织形式——劳动分工。著名的例子就是伦敦郊外一个小山村里的制针厂。厂里共有二十几名工人，没分工前，每个工人每天最多只能制作二十枚针。后来，把整个制针过程分成18道工序，分别由18个人分工序完成，结果每天每个工人平均可以制作四百多枚针。仅仅通过分工，劳动者的生产力就提高了近20倍。斯密看到了分工的重要，所以他在《国富论》开篇的第一章就是《论分工》。他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劳动时所表现出的更大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由此，亚当·斯密不仅揭示了财富的真正来源，而

且发现了经济繁荣的金钥匙，并打开了通往“富国裕民”的幸福大门。

亚当·斯密的财富学说之光，最先点亮的是他的祖国英国。按照斯密的财富理论和由此形成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英国率先实现了富国强兵，并迅速成为第一大世界强国。1799年，英国一位名叫大卫·李嘉图的年轻富豪，正陪同夫人前往索梅塞特郡巴斯温泉胜地养病，在途中顺道前往图书馆，看到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刚翻了两页，就爱不释手，决定订购一本。随后，李嘉图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研读这本书，并从中吸取到思想的精华。

李嘉图在精心研读《国富论》18年后，于1817年出版了自己的代表性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该书中，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财富思想。他尊重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但认为斯密做得并不彻底。他企图澄清斯密含混矛盾的地方，把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并因此成为了一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者。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仅四年，就再版了三次。他在该著作第三版中写道：“国家财富的增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用更多的投入来维持生产性的劳动——这不仅可以增加商品的数量，而且可以增加其价值；另一种是不增加任何劳动量，而使等量劳动的生产效率增大——这会增加商品的数量，但不会增加商品的价值。”在增加国家财富的两种方式中，李嘉图着力推崇第二种方式。就是无须增加必需品的消费，而大量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增加产品数量，以此带来年生产量的增加和国家财富的增加。

循着李嘉图的这一思想，当时有位匿名作者写了一本《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小册子。其中写道：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看到了这本小册子，并对这个思想极为赞赏，称“这不失为一个精彩的命题”。同时，马克思还把李嘉图的财富观概括为：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马克思特别强调说：这在一切社会形态中都是适用的。

李嘉图不仅指明了在自然状态的社会中，财富和人口都会永远地继续发

展，而且还把不同状况的国家划分为贫富两种类型，进而提出两类不同国家的致富方略：富裕国家应发展资本需求比劳动需求多的行业，即资本密集型行业；贫穷国家应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他认为，财富往往是在地租稳定甚或下降的时候增加得最为迅速。也就是说，在那些可用土地最为肥沃而输入限制最少，并无需相应增加劳动量，主要由于农业改良增加生产，因而地租增长缓慢的国家里，财富增加最快。李嘉图深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有利于生产发展，最有利于财富增长。因而，他一生都在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增加资产阶级财富而奋斗。

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对是错，其影响力之大总要超过常人的理解。事实上，统治世界的就是这些思想。”（凯恩斯语）亚当·斯密的“富国裕民”思想，不仅在他的祖国迅速传播，而且很快就跨过了英吉利海峡，到达欧洲大陆的最西端——法兰西共和国。

从亚当·斯密在法国构思准备他的伟大著作，并且与魁奈、杜尔哥、伏尔泰等讨论思想理论问题开始，法国经济学家就与斯密结下了不解之缘。《国富论》一经出版，法国经济学家们很快就将该书译成法文，而且十分成功地在整个西方世界进行了宣传普及。其中一位在法国上演“斯密戏剧”最重要的角色，名叫让·巴蒂斯特·萨伊，被人们称为“法国的亚当·斯密”。

萨伊在伦敦读书时，就认真研读了《国富论》。他被书中的精美思想所吸引，并迷上了政治经济学。1803年，萨伊出版了他的经济学巨著《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简称《概论》）。《概论》主要是对亚当·斯密那部过于抽象和繁杂的著作作了简明扼要的通俗解说。当然，它比《国富论》“更精练、更清楚、更成熟”。（〔美〕托马斯·杰弗逊语）

萨伊是斯密财富学说在欧洲大陆的重要注释者和传播者。在他看来，首先，财富并不一定非要是“有形物品”。财富既可以是有形物品，也可以是无形产品，即各种“服务”。他举例，如：商业的商品流通服务，医生为病人提供的诊断服务，艺术家的表演服务，甚至政府运行中提供的服务，等等。

这些都提供的是无形产品，都是财富。所以，萨伊认为，财富是物品和服务的总和。美国人比德尔称赞萨伊道：“他对财富所下的定义，比任何以前研究同一问题的人所下的定义，更加精密，更加正确。”

财富为什么既是物品，又可以是各种无形产品或服务呢？萨伊认为，这是财富的性质所决定的。他说，财富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具有效用。这样，财富也就有了价值。有形的产品能满足人的需要，因而有价值；无形的产品也能满足人的需要，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满足不同的需要，因而也有价值。“现在，让我把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叫作效用。我还要接下去说，创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这是因为物品的效用是物品的价值的基础，而物品的价值就是由财富所构成的。”财富即效用，这就是萨伊所持有的财富观。

萨伊既是亚当·斯密财富体系思想的重要支持者，又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毫不妥协的捍卫者。他突出的理论贡献就是发现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即“萨伊定律”。这一理论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个简略公式：一个人之所以卖出商品是为了买回商品。按萨伊的话说，市场的实质是产品和产品相互交换。他认为，国民财富的增加，从本质上说，问题不是销售，而是生产。萨伊得出结论：财富的增长问题就是生产问题，创造效用的劳动就是创造财富的劳动。

萨伊与李嘉图属于同时代人，虽然身处两个国家，但他们却是非常亲密的朋友，而且都奉亚当·斯密为老师。李嘉图是在英国平和的社会变革中，沿着斯密财富学说的主线，创造性地完成了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价值学说。法国人萨伊是从斯密思想中找到灵感，创立了效用（即物对人需要的满足程度）决定商品价值的“效用价值论”。两人之间的观点差异是很明显的，但这种差异恰巧从不同方面传承了亚当·斯密的财富思想。

亚当·斯密财富思想的种子，在英、法肥沃的土地上深深扎根，并迅速茁壮成长，焕发出勃勃生机。这棵财富之花树，在经济学的春天里伸展着枝叶，

从西欧到中欧，从大洋此岸到大洋彼岸，竞枝叶茂盛，繁花似锦。

在欧洲中部风景如画的瑞士日内瓦湖畔，诞生了一位以浪漫主义经济学说而闻名于世的经济学家，名叫西斯蒙第。他不仅信奉斯密学说，而且是斯密极其忠诚的门徒和宣传者。他非常欣赏瑞士的自然田园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以他能站在与他同时代的李嘉图、萨伊全然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财富学说。他认为，消费是财富的促进剂。如果财富不能满足人的愿望和需要，不管是通过何种劳动方式创造的，都不能算作财富。只有当财富能够带来更大的物质福利时，人民才是幸福的，国家才是繁荣的。他说：“劳动的需求是生产的动力，必须和供应消费的收入相适应；收入则是由国民财富产生的；而国民财富又是通过劳动才形成和增加的。”因此，要使人民得到幸福，不仅生产要与财富相适应，而且人口也应与财富相适应。西斯蒙第在这里所强调的财富必须惠及人民的思想，无疑是非常美好的。

人们都知道，在欧洲中部，有一种名叫矢车菊的小花，又名蓝芙蓉。它的头状花序生在纤细茎秆的顶端，仿佛一位隽秀的少女，向着生命之光——太阳——祈祷幸福和欢乐。这就是德国的国花。19世纪初，德国经济还相对落后于英、法。它正像春天里的矢车菊一样，虽然显得纤弱，但已在含苞吐蕊了。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歌手。这使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有幸登上了德国经济的历史大舞台。

李斯特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经济学家。他一生致力于德国的繁荣强盛。他的经典名言：“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他认为，对于一个相对落后而又有资格自立于强国之林的国家来说，以追求财富为目标，贪图眼前利益，会使自己永远处在落后的地位；而以追求生产力为目标，虽然暂时可能会有所牺牲，但由于建立起了自己的财富增长机器，最终必会使财富极大地增长起来。所以，要获得财富，必须要发展生产力。研究财富的生产力，是李斯特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李斯特理论贡献的新奇之处，就是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穷国如何致富的道路，为亚当·斯密